

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三名

小氣瑩

最美麗的風景-「我」

一路走來美麗的風景實在太多，其中最美麗的風景是「我」。每天與不存在的幻聽和平共處、與身體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藥物副作用對抗、不斷調整自己以適應團體生活、不斷與放棄的念想拉扯的「我」是最美麗的風景，畫裡的風景就是我人生中重重的難關，困境應該是醜陋的，但是成功解困的話，再回頭展望這些人生關卡，應該都會哂然一笑。

身為家中長女的我，必須承擔一定的經濟壓力。師範體系畢業後，父母的期望、自己的盼望，滿滿的充斥在我的心中。但喜歡逃避的我，勇氣仍舊不足，於是我辭掉了學校的代理教師，轉而從事行政工作，每天來回共兩小時多的通勤加上準備公職考試的我，慢慢地被身體的疲累與工作壓力給壓垮了，於是，我發病了，也再度辭掉薪水優渥的工作。

我的主要徵狀是幻聽，一開始我以為我是特別的，能聽見別人內心的聲音，慢慢的，聲音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聲，而我也越來越信以為真。媽媽驚覺我的不對勁，加上父親的遺傳基因，於是媽媽帶我到精神科就診，然而體質敏感的我服藥後痛苦萬分，尤其是眼睛上吊，也就是錐體症候群，更是令我生不如死，但藥物對我的幻聽似乎毫無影響，於是我不願意再繼續服藥，但幻聽不斷的激怒我，影響我的日常生活，汗巖我的母親，讓我相信我的母親出賣、背叛了我，最後，在幻聽所營建的萬念俱灰下，我自殺了。第二次自殺，我被送進了醫院，醫生強烈建議我入院進行療養，但我不願意，媽媽在幾位阿姨的陪同下，堅決地拒絕了醫生。事後媽媽告訴我，他到病房裡看過，病房裡來來往往的病人，看到人就睜大眼睛、嘴巴開開得靠過來，且男女同居於一室，十分嚇人。

回家後，幻聽仍舊存在，但我曾答應親友不再循自殺一路，我心中有一個強烈的念頭—我要活下來，更進一步想如果要活下來就必須要服藥，於是我又給了自己一次機會，去阿姨介紹的醫院就診，醫生只問了我當下覺得如何，我回答：「我沒有未來了」。這次幸運之神眷顧了我，服藥後的隔天，幻聽消失了，於是勇敢就醫的我重新開啟了新的生活，幸運之神眷顧的我彩繪出了一張美麗的風景。

我的新生活多虧了眾多親友的陪伴，面臨大考的小妹每天聽我訴說電視劇的劇情還有餵藥、媽媽每天陪我去運動、阿姨們不時到家中探望我還和我一起去慈濟做回收，大表妹每天陪我運動並和我一起準備公職考試、小表妹陪我去爬山。但是藥物不是萬靈的，憂鬱的症狀仍舊存在，每天念書的時候，我的腦中就會出現自殺的畫面，例如：割腕後挑斷靜脈的畫面等，我看著身旁的表妹，我只能趕緊趴

下冷靜，靜待自殺的念頭過去。在我的新生活中，我的親友給了我很多的支持，沒有他們就沒有我。

慢慢的，我調整自己的心態，我每天晚上騎著腳踏車觀察家家戶戶的動靜，過去驕傲的自己總以為世界圍繞著自己運作，現在冷靜後我看到人人為生活奮鬥的情景，讓我頓時覺醒，沒有人會無時無刻盯著旁人過生活，每個人都是朝著自己的目標奮鬥，就算真有什麼流言蜚語，只要生活目標明確，就無法撼動自己萬分。下一個目標就是工作了，過去工作總是中途放棄讓當時的我承受了無比的壓力，而且因為疾病的關係，我也不敢再去找代理教師或代課教師的工作，在幾經嘗試的狀況下，我變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最後我抱持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投了學校的臨時行政人員。後來，在我的人生中佔有舉足輕重角色的校長打了電話給我，要我去學校擔任教助員，照顧一名頑強性癲癇的小朋友，我高興的就職了。

當教助員的過程中，雖然我給自己背負了沉重的壓力，例如：我常向我的母親哭訴如果這個小朋友出了甚麼意外，那我也活不下去了。但是也因為這個小福星，讓我認識了許多人生旅途中的貴人，尤其是班導師，在他身上我學到了許多教師專業知識與為人處世之道。此外，在這段期間中，我無意中接觸到了劉俠的書，人眼一看我便著迷了，我到圖書館把她的所有著作都借了出來，不知是否為疾病的關係，我常常一目一行後，仍不解其意，必須反覆閱讀才能了解其中道理，但我甘之如飴。

最後幸運之神再度眷顧了我，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聖人般角色的校長和主任給了我帶攜手計畫的機會，我想我是喜歡當老師的，或許是因為疾病的關係，我的頭腦變得混沌，於是我努力的備課，就連小三的數學題，我也題題不放過，並時常去班上請教班導師問題，班上導師個個傾囊相授，令我獲益匪淺。此外，與小朋友相處的過程中，也讓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的色彩和永難忘懷的回憶，至今，我仍時時回味。三年過後，由於一些變故，害怕沒有工作的我，參加了學校代課教師的甄選，也幸運中選，彩繪出了另一幅美麗的風景。

這次我沒有逃避，但我仍舊失敗了，不過我無悔，失敗也可以是一處別有韻味的風景。代課期間，我處處用心，時時努力，無時無刻都在備課，小朋友和老師給我的回饋也都是美好的，令我眷戀的，但是在順利帶完一個學期後的最後一天，我又病發了。聲音來得急且快，但我有病識感，我知道我生病了，但我想得太單純，我以為我只要在家中休養一陣子，就可以像第一次發病一樣，聲音會慢慢消失，於是在害怕會傷害到孩子的前提下，我辭掉了我珍視的工作。但是我的等待並沒有得到相對的回應，第二次發病夾帶了如真似幻的幻覺，慢慢地，我又信以為真了。

或許有人會質疑，為什麼明明知道是幻聽，是虛幻的、是假的，卻還是深陷其中，我只能說大腦的問題真的很神秘且難懂，彷彿冥冥之中都是安排好的，幻聽會配合生活中的各種情況和自己所考量的各種情況，做出相對的回應，此外，配合全身的幻覺，像嗅覺、觸覺、視覺等，也都搭配著幻聽，讓我感覺似乎身在其中。例如：我的幻聽告訴我，廟裡的人會來接我去抄佛經，每個月有三萬多的薪水，接著，我的嘴巴不自覺地說出一段話，大意是神明說我不是乩童，只要去廟裡抄經就可以了，我訝異著嘴巴所說出的話語，也因此深深地相信了所有的幻聽和幻覺。

在相信幻聽與幻覺過生活的一段時間後，我因為長時間未進食而被父母送醫，並被送到榮總的急性精神病房，但是固執的我相信幻聽，以為醫生和仇視我的人是同一夥人，要謀害我，於是我勇敢、堅決的對抗真心幫助我的醫生，在沒有換藥的狀況下，我服滿整整兩個月的刑期出院，病情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出院的當天，幻聽告訴我實際上正四處奔波的母親，其實是將我賣掉，不要我了，才會那麼晚來接我，加上出院後媽媽無心的斥責，我相信了幻聽，再也不願意相信母親和阿姨們，於是，病情急轉直下。

出院後，我完全聽憑幻聽和幻覺的指揮，將路上看到的路人、騎士誤認為家長、整夜不睡看著窗戶上來來往往的鬼魂、妄想母親要加害於我、妄想自己冤魂纏身，更甚者，以為自己是置身於修道界，一個充滿幻聽、幻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幻聽、幻覺才是真實的，修道者不必開口說話，全用內心世界的聲音溝通。最後，由於整日聽信幻覺，毫無進食，母親大動肝火，而我卻將母親視為欲傷害我的惡羅刹，拒之門外，到了夜間，人人深眠之時，在鬼哭神號的幻聽中，我整晚躲在廚房的餐桌下，直到晨間起床的父母，發現鎖上的廚房，無視勸告的父母，在父母無暇顧及的情況下，我逃出了家中，在那一剎那，我彷彿覺得我自己要與這個世界失聯了，或者可以說在那一刻，我差點無意識的「瘋」掉了。以為父母是惡羅刹的我害怕的逃離了家中，在路上不斷狂奔的我，最後躲到了大阿姨家，大阿姨看到渾身髒亂的我也著實嚇了一大跳，但仍舊好心的收留了我。

我篤信大甲媽祖，病後也深深覺得媽祖彷彿默默的庇護著我，一切似乎都是註定好的。就在父母與眾多親友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梳洗過後進食完畢的我，突然聽到幻聽的叮囑，在修道界的哥哥叫我去榮總找他求助，於是我向我人生中重要的貴人姨丈提出了請他送我去醫院的請求，而姨丈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到醫院後，我如願地住進了急性精神病房，這次護士果斷的讓我先簽下同意書，先前的醫生已不在，於是我認識了我現在的主治醫師，醫師針對我的症狀進行換藥，慢慢地，隨著體內藥物的劑量穩定地增加後，鬼哭神號的幻聽慢慢地剩下幾個固定的幻聽者，於是，我清醒了，我的父母也再次無怨的重新接納我回家。

在醫院固然是辛苦的，回家後的日子也未必是清鬆的，這次的腦傷更嚴重了，我連原本的走路方式都忘記了，於是我只能不斷的運動，不斷的復健，但是這次幻聽並沒有消失，幻聽每天不斷的激怒我，令我每天都在內心不停的尖叫，但是我的母親不斷的陪伴著我，帶著我到山區盡情地尖叫，參加大甲媽祖的繞境活動，在一段時間的復健後，身體彷彿殘破不堪，更令我無法忍受的是體態的改變，在努力運動之餘似乎也只能接受。

復健過後，我找了兩份臨時工作人員的工作，先後工作了約兩年的時間，某日，弟弟問我：「難道你想一直坐在那裏看韓劇看到老嗎？」，加上因年紀漸增導致愈趨困難的求職歷程，於是我興起了考身心障礙特考的念頭，最後我錄取了，這就是我人生中最美麗的風景。